

楊納傑克三幕歌劇 「不死女人」百結愁腸



▲《馬克普洛斯檔案》劇照

© NdB/Patrik Borecký

《馬克普洛斯檔案》 香江獻演

捷克作曲家楊納傑克（Leoš Janáček，一八五四至一九二八年）的三幕歌劇《馬克普洛斯檔案》（The Makropulos Case，下簡稱《馬》），改編自捷克劇作家茶佩克（Karel Čapek，一八九〇至一九三八年）的同名創作。茶佩克的創作多為充滿科幻意味的故事，這部作品由歌劇女星Emilia Marty展開情節，她忽然對一宗糾纏逾百年的爭產官司產生興趣，只因其中藏着永生的秘密，開首一段龐雜的人物關係，讓觀者掉入一個又一個混亂的陷阱。Emilia Marty似乎是個與案件無關的外人，但在律師說明案情時，她卻提出許多重要信息，從言談之中發現，她對百年前發生的所有事瞭若指掌，令人生疑。故事發展在抽絲剝繭間呈現，她不得不坦白自己已活了三百三十七年，無休止的生命令她對所有事失去樂趣。戲劇的最後一幕，Emilia Marty才道出她的故事。

深刻思索生命意義

原來，十六世紀的皇帝魯道夫二世年老時，命令御用醫師Makropulos製造一種長生藥。當藥備妥後，皇帝怕有問題，要求醫師的女兒Elina Makropulos先用，結果她一服用便昏迷不醒，醫師被關入監牢。一週後，Elina Makropulos醒來，見情形不妙偷溜走了。皇帝未能活到目睹此藥的效力，可她卻奇跡般地活了三百多年。這位本姓Makropulos的女子，三百多年來為免旁人起疑心，多次更名（Elina Makropulos、Ellian MacGregor、Emilia Marty……但簽名縮寫均為E.M.），在不同的身份之間轉換，而Emilia Marty正是Elina Makropulos。

這樣的設定稱不上特殊，畢竟長生不老的故事模式並非茶佩克的專利。但茶佩克加上了新的元素：即使得以因藥劑而不死，其功效卻無法保持外貌永遠年輕。為了搶救美貌，這名歌劇女星躲躲閃閃，卻又不不停地尋找長生藥方，以吸引見過她的所有男男女女，用虛假美麗的面容掩飾內心的空虛。《馬》不僅描述長生之術，更多的是在描述對生命的深刻思索。

這劇本一九二二年底上演，不久之後就受到楊納傑克的喜愛，茶佩克曾嘗試阻止楊納傑克以該文本譜曲，認為它「配不上」（unworthy）作曲家之才，但他並不排斥楊納傑克的請求，卻因版權問題未能提供劇本，一直拖到次年九月，茶佩克告知以捷克文將此劇改編成音樂形態，並不受出版商限制，楊納傑克才開始動工。茶佩克稱自己對音樂所知無幾，索性給予楊納傑克自由更改劇本的權利。茶佩克將《馬》定位為懸疑喜劇，楊納傑克看穿喜劇的核心實為悲劇，因為主角的異常高壽令生存之樂變得無意義。歌劇中，楊納傑克修減了茶佩克原著裏冗長的哲學探討和對話，製造出意想不到的結尾，讓Emilia Marty望着被燒毀的藥方衰退死去。

故事發展一氣呵成

楊納傑克共有九部完整的歌劇存世，其中七部在布爾諾首演。《馬》是第八部，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捷克布爾諾國家歌劇院（National Theatre Brno，下簡稱NdB）首演，也是楊納傑克生前親歷上演的最後一部作品。

事實上，NdB與楊納傑克的一生及其作品關係密切，這個致力於推動楊納傑克音樂的歌劇院，創辦了兩年一度的楊納傑克國際音樂節（Janáček Brno International Festival），歌劇愛好者可在十天裏觀賞多部由捷克本地劇團演繹、最為原汁原味的楊納傑克劇目，NdB也時常邀請其他地區的歌劇院，來布爾諾演繹不同版本的楊納傑克歌劇，並對創作和演出過程進行比對分析。

NdB藝術總監Jiří Heřman說，歌劇院在二〇一四年的楊納傑克國際音樂節上，邀請了擅長營造細緻視覺美感的捷克導演David Radok執導並推出更加嚴謹、完善的《馬》，由瑞典女高音Annalena Persson領銜，她曾獲拜羅伊特第四屆華格納國際聲樂大賽首獎。Jiří Heřman介紹：「David Radok令我感到驚喜，他盡可能用最好的方式詮釋這齣校訂版本（Critical Edition），讓一幕幕場景充滿電影感。全劇長約一百分鐘，不設中場休息，令故事發展一氣呵成、氣氛緊湊。對於初次觀看此劇的觀眾，這個製作是不錯的選擇。」

為紀念這部歌劇在NdB首演九十周年，上月十九及二十日，由David Radok執導、Annalena Persson主演的《馬》劇重返舞台，香港藝術節邀香港傳媒赴捷克觀賞了此番演出。全劇以捷克語演出，附英文、捷克文字幕。為了對比女主角三百多年來行屍走肉般的生命，楊納傑克賦予其他角色的主題短小且零散，以表現常人相對短暫的一生。開演前，我擔心在一百分鐘內能否消化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？以捷克語吟唱，雖有字幕同步，會否無法理解唱詞又分散了注意力？現場聆聽後，感悟大不一樣，我低估了這部歌劇的舞台魅力。台上演員的唱功和演技，在一種奇妙而深入情感的層面上與觀者建立起直接聯繫。



▲楊納傑克（Leoš Janáček，一八五四至一九二八年）

▲《馬克普洛斯檔案》戲服由Zuzana Ježková操刀
© NdB

節奏明快戲劇性強

楊納傑克是個地道的捷克作曲家，他深愛故鄉摩拉維亞（Moravia），常用民謠作為創作素材，又將民族性語言特有的韻律節奏，運用展現在樂曲當中。他將摩拉維亞的「語言聲調」（nářečnický mluvy，此術語為楊納傑克自創）套入《馬》中，同時捨棄歌劇裏常用的詠嘆調和間奏曲式，搭建出這部戲劇性強而節奏明快的作品。Jiří Heřman解讀說，楊納傑克的思想前衛，「語言聲調」所產生的節奏韻律不規則而多變化，它對楊納傑克而言是很重要的創作手法。Annalena Persson飾演的「不死女人」，雍容華貴中流露出愁腸百結。「演員不僅要聲音好聽，肢體的表現也很重要。Emilia Marty這個角色很微妙，如果演技欠火候很容易over。但Annalena做到了，結尾處對Emilia臨終前獨白的詮釋耐人尋味。」Jiří Heřman說到，觀畢此劇，讓他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。

NdB首席指揮、《馬》劇指揮Marko Ivanović接受訪問時稱：「演奏楊納傑克的樂章非易事，對曲調上的旋律掌握較其他作品來得不易，更難的是對節奏的理解，因為旋律幾乎全都像說話

一般，語句長短不一。這也突顯了楊納傑克對語言的理解，即關注不同的人說話時的心理狀態。除了《馬》，『語言聲調』還出現在楊納傑克的《耶奴法》（Jenůfa）中，如果說《耶奴法》的成功肯定了楊納傑克譜曲特色，那麼《馬》的音樂配合女主角的個性，令這劇非常有感染力，彰顯出死亡本身的意義。這似乎影射了楊納傑克暮年時，與一位忘年交之間那段『未完成的夢』。」他認為，即使對《馬》劇概念模糊，同樣能感受作曲家的意圖。

大公报記者 黃璇

▲二〇一四年，布爾諾國家歌劇院邀得導演David Radok（右）和指揮Marko Ivanović重新演繹《馬克普洛斯檔案》，此版本今年二月於香港亞洲首演
© NdB

▲捷克布爾諾國家歌劇院藝術總監Jiří Heřman

大公报記者黃璇攝

▲Annalena Persson飾「不死女人」，第三幕臨終一場戲演得精彩
© NdB▲《馬克普洛斯檔案》場刊（右為封面、左為封底）
© NdB

一般，語句長短不一。這也突顯了楊納傑克對語言的理解，即關注不同的人說話時的心理狀態。除了《馬》，『語言聲調』還出現在楊納傑克的《耶奴法》（Jenůfa）中，如果說《耶奴法》的成功肯定了楊納傑克譜曲特色，那麼《馬》的音樂配合女主角的個性，令這劇非常有感染力，彰顯出死亡本身的意義。這似乎影射了楊納傑克暮年時，與一位忘年交之間那段『未完成的夢』。」他認為，即使對《馬》劇概念模糊，同樣能感受作曲家的意圖。

你會渴望長生不老？抑或只求活得精彩？在《馬克普洛斯檔案》裏，即便不朽存在，這種不朽的狀態對於我們而言是否真的具有吸引力？楊納傑克給出的陳述是，毋須追問生命本身的意義，重要的是知生命之長短且知如何善用。

編者註：二〇一七年第四十五屆香港藝術節期間，捷克布爾諾國家歌劇院將於二月二十三日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七時半，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，獻上楊納傑克歌劇《馬克普洛斯檔案》亞洲首演。

查詢詳情可瀏覽香港藝術節網址www.hk.artsfestival.org。